

CLASSICS
OF
BRITISH PROSE WRITINGS

英国散文经典

陆钰明 主编 陆钰明等 译



经典散文译丛
英汉对照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H319.4:I
L864-2

CLASSICS
OF

-45

BRITISH PROSE WRITINGS

英国散文经典

陆钰明 主编 陆钰明等 译



经典散文译丛
英汉对照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散文经典/陆钰明等译.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12

ISBN 7-5432-1202-1

I.英... II.陆... III.英语-对照读物, 散文-英、汉 IV.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8099 号

责任编辑 王轶华

装帧设计 路 静

技术编辑 徐雅清

英国散文经典

陆钰明主编 陆钰明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字数 329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100

ISBN 7-5432-1202-1/I · 212

定价: 2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 57123904

译者序

这部《英国散文经典》中所选篇目,上自培根的《随笔集》,下至伍尔芙的《普通读者》,凡二十余篇,皆为名家名作。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充分体现了英国散文的多姿多彩。有介绍异国风光的游记作品,如狄更斯的《意大利素描》;有语言古雅、充满着雄辩智慧的随笔,如培根的《论妒嫉》、《论爱情》;有介绍名人轶事、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如约翰逊的《英国诗人传》、斯蒂文森的《亨利·大卫·梭罗:其性格和观点》、詹姆士·波斯威尔的《约翰逊传》等;有语言犀利、思维敏锐而又不乏幽默讽刺的抨击现实的随笔散文,如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兰姆的《现代骑士精神》等,有记述鸦片对人体及精神产生奇妙变化的轰动一时之作,即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有对人生作沉思默想的宁静之作,如艾迪生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沉思》……等等等等。

培根的议论性散文或称随笔,开了英国随笔式散文的先河,在英国散文史上具有开天辟地般的贡献。其高雅雄辩的文风、机智敏捷的才思及那种格言式的警句,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本书所选两篇《论妒嫉》、《论爱情》便可见一斑。培根散文的中译文不下六七种,但各种译文之间差异很大,其中免不了误解误译。本书译者力求避免各种误解,并保持原文雄辩高雅的文风。

十八世纪初期的艾迪生和斯蒂尔,为培根之后著名的随笔作家。他们两人于1711年至1712年间合办一份小型刊物《旁观者》,每日一期,每期一文,共出五百多期。《旁观者》上的文章不谈政治,只从旁观者的角度谈论城乡轶闻趣事,历史掌故,

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他们两人对英国散文的贡献,在于使随笔这种文学式样更加深入人心。本书所选艾迪生的两篇文章均发表于《旁观者》,从中可见其幽默、犀利的文笔,清新、优美的文辞及其蕴涵着的某种淡淡的哲理。

以《格列弗游记》而闻名于世的斯威夫特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散文作家。他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揭露英国统治者对爱尔兰人民的残酷统治以及人吃人的血淋淋现实。其对英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和震撼力十分巨大,而其幽默讽刺的笔法与《格列弗游记》一脉相承。本书所选的另一篇短文《关于一根扫帚把的沉思》也写得机敏过人。作者把人比作一个扫帚把——头朝下根朝上的颠倒的树木,人便是生理本能凌驾于理性本能之上的颠倒的动物而已。作者善于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有所发现,提炼出真知灼见。

十八世纪中、后期的著名散文家有约翰逊、波斯威尔、吉朋、伯克等。以编撰英语词典而闻名于世的大学问家约翰逊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他为英国诗人的诗集所作的前言,汇成了他著名的散文集《英国诗人传》,享誉英国文坛。而波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则常被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传记。吉朋的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由于篇幅有限未被选入。伯克的《崇高与美》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早期的重要的美学著作。本书选译的有关美与比例之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一些主要的美学观点。小说家高尔斯密的散文集《世界公民》也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优秀之作。作者以一个初到中国的中国人为视点,描写了其对英国及古代东方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十九世纪早期的重要随笔作家有赫兹列特、兰姆、德·昆西等。赫兹列特一生写有大量随笔,题材涉及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他的随笔旁征博引,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不失为一代随笔大家。本书所选一篇《论为学者之无知》,

出自其著名的随笔集《燕谈录》。兰姆的重要随笔都收录于其著名的两部《伊利亚散文集》中。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就的感人肺腑之作，出版后轰动一时。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散文著作中，科贝特的《骑马乡行记》是最受文学史关注的一部作品。作者骑马出游英格兰、苏格兰各地村镇，看到了英国人民的苦难生活。作者夹叙夹议，乡村景色与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互相对照，写得清丽感人。本书所选几篇便可见一斑。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还有一些重要的散文作家作品，如麦考莱的《英格兰史》（该书为研究英国史的必读之作）、被誉为“美的使者”的罗斯金的《现代画家》、纽曼的《关于大学的概念》、赫胥黎的《散文集》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散文作品中，本书只选译了三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即王尔德的《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斯蒂文森的《对人和书的日常研究》和伍尔芙的《普通读者》。王尔德是唯美主义大师，他把美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主张最美的艺术为纯艺术。这里选译的便是他对文学的一些观点。斯蒂文森的小说《宝岛》（又译《金银岛》）家喻户晓，其散文也别具一格。这里选译的是在《对人和书的日常研究》中关于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一篇文章。伍尔芙是意识流文学大师，她写了大量的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收在两卷本的《普通读者》里。本书选译其中一篇关于笛福的评论文章，是为纪念《鲁宾逊漂流记》出版两百周年所作。

由于所选作品在语言、思想、风格、情趣上等各不相同，译者在翻译时对不同之作亦各有侧重，或凝重沉郁，或机敏活泼，或清新简约，或雄辩沉稳，尽可能传达出原作的神情风貌。但由于在对待翻译的态度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原作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本书的翻译上也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

指正,以便再版时作修订。

本书所选篇目,均附作者简介,对所选篇目及作者作一些背景性的介绍,对一些难解的语言现象及背景常识均作注,以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对所选篇目,均附出处,便于读者进一步的查阅。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陆钰明、索全兵、何远强、黄乃慧,最后有陆钰明审订全书。

英国的散文,源远流长。不同时期均有名家迭出,名篇佳作,比比皆是。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给读者一部英国散文的精华选本,实属困难。就是所选篇章,也由于篇幅的限制,有时只能译其精华部分,而不能以全貌译出,还请读者见谅。所幸每篇散文均附出处,感兴趣者自可进一步查阅。另外,有些篇章原本也拟入选,但由于各种限制,最后未能如愿,实属遗憾。它们是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的《解剖忧郁》*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 1608—1661)的《英伦名人传》*The History of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的《论教育》*Of Education*, 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工程论》*An Essay upon Projects*, 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米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论自由》*On Liberty*, 彼得(Walter Peter, 1839—1894)的《文艺复兴史的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等。

陆钰明

2004年12月

目 录

1. Francis Bacon 弗兰西斯·培根/1
Of Envy 论妒嫉/1
Of Love 论爱情/11
2. Joseph Addison 约瑟夫·艾迪生/16
Thoughts in 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教堂遐思/16
The Folly of Discontent with One's Own Lot
不满足自己命运的愚蠢/23
The Same Subject Continued 续篇/29
3. Jonathan Swift 江纳生·斯威夫特/37
A Meditation upon a Broomstick 关于一根扫帚把的沉思/37
A Modest Proposal 一个小小的建议/41
4. Oliver Goldsmith 奥立佛·高尔斯密/60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世界公民 选译/60
5. Samuel Johnson 塞缪尔·约翰逊/82
The Lives of English Poets; Pope 英国诗人传:蒲伯 选译/82
6. James Boswell 詹姆士·波斯威尔/104
Life of Johnson 约翰逊传 选译/104
7. Edmund Burke 爱德蒙·伯克/123
On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论崇高与美 选译/123
8. William Cobbett 威廉·科贝特/138
Rural Rides 骑马乡行记 选译/138
9. William Hazlitt 威廉·赫兹列特/158
On the Ignorance of the Learned 论为学者之无知/158
10. Charles Lamb 查尔斯·兰姆/180

- Modern Gallantry* 现代骑士精神 /181
11. Thomas De Quincey 托马斯·德·昆西/191
The Pleasures of Opium 鸦片之乐 选译/191
The Pains of Opium 鸦片之苦 选译/206
12. William Wordsworth 威廉·华兹华斯/217
Preface to "The Lyrical Ballads" 《抒情歌谣集》序 选译/217
13.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234
Defects of Wordsworth's Poetry 华兹华斯诗歌的缺点 选译/234
14. Thomas Macaulay 托马斯·麦考莱/260
Before the Restoration 重建之前 选译/260
15. John Henry Newman 约翰·亨利·纽曼/282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关于大学的概念 选译/282
16. Charles Dickens 查尔斯·狄更斯/301
To Rome by Pisa and Siena 经比萨和锡耶纳到罗马 选译/301
17. Matthew Arnold 马修·阿诺德/312
John Keats 约翰·济慈 选译/312
18. Thomas Henry Huxley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332
Science and Culture 科学与文化 选译/332
19.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345
Henry David Thoreau: His Character and Opinions
 亨利·大卫·梭罗——其性格和观点/346
20. Oscar Wilde 奥斯卡·王尔德/366
The Critic as Artist 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 选译/366
21. Virginia Woolf 弗吉尼亚·伍尔夫/386
Defoe 笛福/386
22. Lytton Strachey 林顿·斯特来彻/404
Dr. Arnold 阿诺德博士 选译/404

Francis Bacon

弗兰西斯·培根

培根(1561—1626),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曾任伊丽莎白女王之掌玺大臣。十二岁时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十五岁时作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到巴黎供职,二十三岁时进下院,1603年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皇家法律顾问,1617年入内阁成为掌玺大臣,1618年当上大法官,并被封为男爵,1620年又被封为子爵。

培根一生大部分时间从政,其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哲学方面。主要哲学著作为以拉丁语写成的《知识之进步》(De Augmentis Scientiarum, 1605)以及《新工具》(Novum Organum, 1620)。在文学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为其散文集《随笔集》(Essays),1597年初版时仅有10篇文章,到1625年最后一版时已增至58篇。这里选译《论妒嫉》(Of Envy)和《论爱情》(Of Love)两篇以飨读者。根据 P. F. Collier & Son Corporation, New York 1937年版译出。

论 妒 嫉

人们发现,在人的情感中,除了爱情和妒嫉,再无别的情感能如此令人销魂着迷。这两种情感异常强烈,令人想入非非;也容易在眼神中表现出来,在爱或妒的对象在场时尤其如此;如果有着魔这一说法,那种场合正好令人着魔。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妒嫉被称为罪恶的眼神,占星家们也把星宿之不良影响称为凶相。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在妒嫉的行为中,有眼光的射出。

而且,好探究的人甚至注意到,妒嫉之目光对人打击最甚时,被妒之人往往正是志满意得之时,因为那正处于遭人妒嫉的边缘;并且,此种场合被妒之人洋洋自得之神态毕现,正好遭到打击。

但暂且留下此种探究不谈(尽管合适之时作此种探究并非没有价值),我们来讨论何种人易于妒人;何种人易于遭妒;公众之妒和私人之妒有何不同。

无德之人始终妒嫉他人之德行。因为人之心灵如若不能靠自身之善来滋润,便会被他人之恶来侵染;人若缺其一,便会寻找其另一;无望达到他人之善者,便会贬损他人之运气,以求扯平。

好刺探、好管闲事者往往易于妒人。因为要知晓他人诸多之事,不可能都与自己的利害有关。因此,有可能他看到别人福星高照,来跟他开个玩笑。只关心自己事务的人,也没多少事值得人妒嫉。因为妒嫉乃无拘无束之情感,它不可能呆在家里,而是四处乱窜。好刺探之人必定心怀不轨。

人们发现,出生高贵之人对后起之秀易于生妒。因为距离发生了改变;仿佛眼睛产生的欺骗一样,他人跟上来,便以为自己落伍了。

残疾者、阉人、老人、私生者易妒。因为其无法克服自己之缺陷,便尽力损害他人;除非患此缺陷者为刚强之人,便想使其缺陷成为其荣誉的一部分;那样人们便可以说,一位阉人,或跛者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之事,创造了奇迹;如阉人纳尔西斯、跛者阿格西劳斯、帖木尔即为此类人物。

经历过灾难和不幸之人也是如此。他们仿佛是落伍者,以为别人的伤害正好是自己不幸之补偿。

处于轻薄、虚荣,凡事想出头之人总是好妒。因为他们不可能事事超过别人。海德里昂皇帝即为此种人物,他妒嫉诗人、画家和工匠,他总想在这些方面超过他们。

最后，亲族、同僚、儿时一同长大之人容易相互妒嫉。因为他人之兴旺便是自己之衰落，矛头直指对方，彼此的情景容易使人想起，也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从人的言论、声誉中妒嫉之情更甚。该隐对其弟亚伯的妒嫉更为可恶，因为其献祭被接受时，无人看到。以上便是易妒之人。

下面谈谈或多或少容易招妒的人。首先，年高德劭之人不易招妒，因为他们的好运恰好正当。没有人妒嫉应付之债务，如果是奖赏酬劳，则另当别论。妒嫉总是与攀比相连；没有比较，就没有妒嫉。因此国王只有被国王所妒。值得注意的是，其德才与其地位不相称之人在初获升迁时最易招妒，以后才会渐渐平息；相反，德才兼备者若其好运持续过久，则最易招妒。因为时日已久，其德才已失其往昔之光泽，后起之秀使其黯然失色。

出身高贵者在其荣升时也不易招妒，因为与其出身相符。而且，对其好运似乎也未有增加。妒嫉如同日光之照射，堤岸与斜坡之热甚于平地。同样之理，逐级升迁者比越级升迁者不易招妒。

那些历尽艰辛、磨难而获得荣誉者较少招妒。因为人们认为其荣誉得之不易，有时候同情他们；而同情总是可以治愈妒嫉：因此，人们常可以看到深沉、冷静之政治人物，在其极盛之时，总是哀叹其人生，大唱悲歌。并非其感觉如此，只为减少他人之妒而已。这只不过是装点门面，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因为没什么比过度的张扬更易招人妒了。对一个大人物而言，没有什么比保护其下级的权力、地位更能消妒了。通过此种方法，他可以筑起多道屏障防护。

态度傲慢、盛气凌人而盛极一时之人最易招妒：他们只是炫耀、张扬，向对手示威，以显示其不可一世，对其自身绝无好处可言；然而聪明人则宁愿让步给妒嫉者；有时故意在无关紧要处让

他占上风，自己忍受损失。尽管如此，这是真的：以朴素、坦率的方式（没有傲慢、虚荣）去对待富贵要比以狡诈的方式对待富贵较少招妒。因为后一种方式无异于否认其好运，似乎已感到其不配享受此种好运，反倒叫他人妒嫉。

最后来对这一部分总结一下。在文章开始时说到，妒嫉之行为似乎与魔法有关；因此，治疗，惟有魔法。那就是把此命签（如人们所说）移到他人身上。为此目的，一些聪明的大人物常常搬出某些人物，让其代为受妒，此种人物有时为大臣、下属，有时为同僚、侪辈，如此等等。而此种野心勃勃、跃跃欲试之辈从来不乏其人，为了获得权力、地位，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来谈谈公众之妒。公众之妒中尚有益处，而私人之妒则绝无好处。因为公众之妒犹如昔日之放逐法，可以遏止权贵。因此它对权倾一时之人物也是一种约束，使其有所收敛。

此类妒嫉，在拉丁语中称为 *invidia*，在现代语言中称为不满，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及叛乱时再作论述。在一个国家中，此类妒嫉犹如传染病。像健康之体受到感染一般，此种妒嫉风行一国，会使原本良好的行为受到污染，使其发臭。因此，即使施行公平之举也无济于事，仿佛那样便是空虚，害怕妒嫉。以此贻害无穷，仿佛得了传染病，如果你怕它，它愈会感染你。

这种公众之妒似乎主要指向高官显臣，而非国王或整个当权阶层。但有明显之规律：如妒嫉指向一显臣，而起因则微；如妒嫉属一般，则指向全体大臣；那么，这妒嫉（尽管隐藏）实则指向整个当权阶层。关于这种公众之妒或不满，及其与篇首已论及之私人之妒之差异，就谈到这里。

总而言之，妒嫉之情较之其他感情最为纠缠不清。因为其他情感，只是随场合不同，偶然而生。俗话说得好，妒嫉无假期，因为它总是发生于某人身上。人们注意到，爱情和妒嫉确实使人痛苦，而其他感情则不，因为其不纠缠不清。妒嫉是最为恶

毒、卑鄙的情感，因此称其为恶魔极为妥帖：夜间在麦地里撒播稗种的妒嫉者。因为其总在趁人不备之时暗地里发生，对美好的事物，比如小麦造成损害。

(陆钰明 译)

Of Envy

There be none of the affections, which have been noted to fascinate or bewitch, but love and envy. They both have vehement wishes; they frame themselves readily into imaginations and suggestions; and they come easily into the eye, especially upon the present of the objects; which are the points that conduce to fascination, if any such thing there be. We see likewise, the Scripture calleth envy an evil eye; and the astrologers, call the evil influences of the stars, evil aspects; so that still there seemeth to be acknowledged, in the act of envy, an ejaculation or irradiation of the eye. Nay, some have been so curious, as to note, that the times when the stroke or percussion of an envious eye doth most hurt, are when the party envied is beheld in glory or triumph; for that sets an edge upon envy; and besides, at such times, the spirits of the person envied do come forth most into the outward parts, and so meet the blow.

But leaving these curiosities (though not unworthy, to be thought on, in fit place), we will handle, what persons are apt to envy others; what persons are most subject to be envied themselves; and,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envy.

A man that hath no virtue in himself, ever envieth virtue in others. For men's minds will either feed upon their own good, or upon others' evil; and who wanteth the one, will prey upon the other; and whoso is out of hope, to attain to another's virtue, will seek to come at even hand, by depressing another's fortune.

A man that is busy, and inquisitive, is commonly envious; for to know much of other men's matters, cannot be, because all that ado may concern his own estate; therefore it must needs be, that he taketh a kind of play-pleasure, in looking upon the fortunes of others. Neither can he, that mindeth but his own business, find much matter for envy. For envy is a gadding passion, and walketh the streets, and doth not keep home; *Non est curiosus, quin idem sit malevolus*¹.

Men of noble birth, are noted to be envious towards new men, when they rise. For the distance is altered; and it is like a deceit of the eye, that when others come on, they think themselves go back.

Deformed persons, and eunuchs, and old men, and bastards, are envious; for he that cannot possibly mend his own case, will do what he can to impair another's; except these defects light upon a very brave, and heroical nature, which thinketh to make his natural wants part of his honor; in that it should be said, that an eunuch, or a lame man, did such great matters; affecting the honor of a miracle; as it was in Narses² the eunuch, and Agesilaus³ and Tamberlanes⁴, that were lame men.

The same is the case of men that rise after calamities and misfortunes. For they are as men fallen out with the times; and think other men's harms a redemption of their own sufferings.

They that desire to excel in too many matters, out of levity and

vain glory, are ever envious. For they cannot want work; it being impossible, but many, in some one of those things, should surpass them. Which was the character of Adrian⁵ the Emperor; that mortally envied poets, and painters, and artificers, in works wherein he had a vein to excel.

Lastly, near kinfolk, and fellows in office, and those that have been bred together, are more apt to envy their equals, when they are raised. For it doth upbraid unto them their own fortunes, and pointeth at them, and cometh oftener into their remembrance, and incurreth likewise more into the note of others; and envy ever redoubleth from speech and fame. Cain's envy was the more vile and malignant, towards his brother Abel⁶, because when his sacrifice was better accepted, there was nobody to look on. Thus much for those that are apt to envy.

Concerning those that are more or less subject to envy; first, persons of eminent virtue, when they are advanced, are less envied. For their fortune seemeth, but due unto them; and no man envieth the payment of a debt, but rewards and liberality rather. Again, envy is ever joined with the comparing of a man's self; and where there is no comparison, no envy; and therefore kings are not envied but by kings. Nevertheless, it is to be noted, that unworthy persons are most envied at their first coming in, and afterwards overcome it better; whereas contrariwise, persons of worth and merit are most envied, when their fortune continueth long. For by that time, though their virtue be the same, yet it hath not the same lustre; for fresh men grow up, that darken it.

Persons of noble blood, are less envied in their rising; for it seemeth but right done to their birth. Besides, there seemeth not

much added to their fortune; and envy is as the sunbeams, that beat hotter upon a bank or steep rising ground than upon a flat. And for the same reason, those that are advanced by degrees are less envied than those that are advanced suddenly, and *per saltum*⁷.

Those that have joined with their honor great travels, cares, or perils, are less subject to envy. For men think that they earn their honors hardly, and pity them sometimes; and pity ever healeth envy; wherefore, you shall observe, that the more deep and sober sort of politic persons, in their greatness, are ever bemoaning themselves, what a life they lead; chanting a *quanta patimur*⁸! Not that they feel it so, but only to abate the edge of envy. But this is to be understood, of business that is laid upon men, and not such as they call unto themselves. For nothing increaseth envy more, than an unnecessary and ambitious engrossing of business. And nothing doth extinguish envy more, than for a great person to preserve all other inferior officers, in their full rights and pre-eminences of their places. For by that means, there be so many screens between him and envy.

Above all, those are most subject to envy, which carry the greatness of their fortunes in an insolent and proud manner: being never well, but while they are showing how great they are, either by outward pomp, or by triumphing over all opposition or competition; whereas wise men will rather do sacrifice to envy, in suffering themselves, sometimes of purpose to be crossed, and overborne in things that do not much concern them. Notwithstanding, so much is true, that the carriage of greatness, in a plain and open manner (so it be without arrogancy and vain glory) doth draw less envy, than if it be in a more crafty and cunning fashion. For in that course, a man